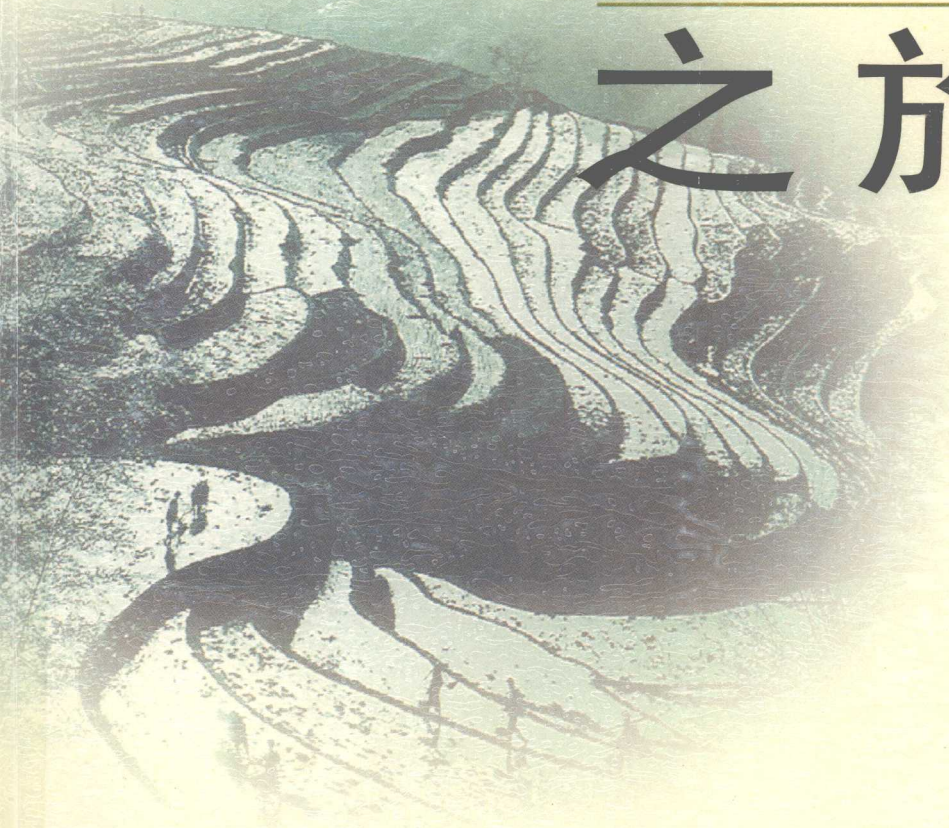


中国文学之旅文化大散文丛书

李元洛 / 著

元曲之旅

YUANQUZHILV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YUANQUZHILV

中国文学之旅文化大散文丛书

元曲 之旅

李元洛 / 著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 0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元曲之旅/李元洛 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8.11

ISBN 978-7-5354-3871-3

I.元… II.李… III.元曲—鉴赏 IV.I207.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60482 号

责任编辑:姚 梅

责任校对:陈 琪

设 计:方 葵

责任印制:左 怡 邱 莉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430070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62 87679361 传真:87679300)

<http://www.cjlap.com>

E-mail:cjlap2004@hotmail.com

印刷:华中理工大学印刷厂

开本: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15.625 插页:2

版次:2008 年 1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239 千字

印数:1—8000 册

定价:25.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文章不写半句空

(代序)

王开林

一位优秀的作家，性情真诚则未必学养深厚，学养深厚则未必胸襟广阔，胸襟广阔则未必气质高华，古典精神和现代意识双剑合璧，则尤其难能可贵。“四美具，二难并”，这样的优秀作家在熙熙为名、攘攘为利的中国当代文坛早已寥若晨星，屈指可数。我从文二十余年，有幸认识其中一位，他就是李元洛先生。李先生具足雅士之情、才子之笔、哲人之思和豪侠之气，他的文章给我们打开了现实功利之外的另一扇门，在那扇门外，是盛唐隆宋绝胜的人文景观。《唐诗之旅》、《宋词之旅》、《元曲之旅》以及《绝唱千秋》，四部皇皇大著，将千年的美丽、千年的雄奇、千年的忧伤、千年的苦痛和盘托出，对此谁又能视而不见，无动于衷？

李元洛先生独具手眼，另辟蹊径，他的散文将古典诗词与现代生活熔于一炉，将读万卷书和行万里路合为一事，给散文这种极其古老的文体注入了新的生命活力，不仅能使人产生真实的感动，而且能从中获得深刻的启迪。细细寻绎，他的散文至少具备以下四个方面的特质：

其一是身临其境的现场感。今人读古典诗词，多多少少都会感到隔膜，主要是情境上的隔膜、思想上的隔膜和文字上的隔膜。李元洛先生破此屏蔽的高招是溯流而上，去寻觅原始诗境的活水源头。他欲追蹑李白的诗踪，则必登庐山观其瀑；他欲访求杜甫的旧迹，则必赴巩县谒其墓；他欲解开陆游的心结，则必入沈园勘其景；他欲领悟杜牧、徐凝的诗意，则必至扬州赏其月；他欲体验苏东坡的流放生涯，则必往海南儋州拜其庐。现场感能消除层层隔膜，在作者的强力牵引下，读者亦能身临其境，仿佛穿越了横亘千古的时空隧道，与古人作一对一的心灵交流。

其二是强烈的忧患意识。沃尔特·本雅明曾对知识分子有过一语形象的描绘：“眼镜架在鼻子上，秋天装在心里。”李元洛先生不仅借古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而且对人类的命运满怀忧思，他的着眼点终归会落到现实上来。

元曲之旅

“‘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地球存在极限，这是人类在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发现，如果对大自然不深怀爱慕敬畏之心，必将领受它的报复与惩罚。地球是人类惟一的家园，人类如果不保护生态平衡和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不合理利用并努力保护水资源，‘泰坦尼克’号可以成为冰海的沉船，地球这艘‘诺亚方舟’，也可能会提前全船覆没。众人本是同林鸟，大限来时各自飞。人啊人，届时你飞向何处啊？有何处可飞？”（《唐诗之旅·华夏之水 炎黄之血》）

李元洛先生具有欧洲“绿党”所具有的环保意识，他对人类诗意栖居于大地之上的愿望之强烈，可想而知。子孙不肖，难道非要将屈原吟咏过的、李白赞美过的、杜甫称叹过的、苏东坡激赏过的大好河山糟踏得一片狼藉，开发得了无风月，才志得意满吗？作者立足于古典精神之上，其现代知识分子的批判意识仿佛一柄利剑，而不是一把钝刀。

其三是视野开阔，学养深厚。李元洛先生的散文纵论古今，横议现实，无梗阻，无枯涩，无胶滞，无含混，无穷蹶，真能跨幽明之隔，通古今之邨。其主题涉及方方面面，议政则国旅黎元，论史则存亡兴废，探理则曲直是非，言情则悲欢离合，谈艺则琴棋书画，赏景则雪月风花，大凡唐诗、宋词所侧重的主题，在李元洛先生的散文中都有清晰的投影。惟其视野开阔，学养深厚，旁征博引，议论风生，文章包含了海量信息，读者面对一席知识的盛宴，还怕没有好胃口和大肚量？尝一脔而知鼎味，下面的这节文字一定能使你大快朵颐：

“眼睛是灵魂的窗户，从中可以窥见人的心灵，它也可以传达人隐蔽的情意，所以眼睛的语言称为‘目语’。中国晋代的大画家顾恺之画人像，常常几年不点眼睛，他的理论是：‘四体妍蚩，本无关妙处，传神写照，尽在阿堵之中。’而英国小说家夏洛蒂·勃特朗在她的名著《简爱》中也说过：‘灵魂在眼睛中有一个解释者——时常是无意的，但却是真实的解释者。’李清照的‘眼波才动被人猜’，表现的正是‘写眼睛’的艺术，使读者数百年后仍觉得纸上有人……”（《宋词之旅·巾幗之歌》）

二百字的篇幅不算长，知识的含金量却非常大。读这样知性十足的散文，我们是不容易产生审美厌倦的。

其四是语言富有质感。美国大诗人佛罗斯特曾说：“一首完美的诗，应该是感情找到了思想，思想又找到了文字。……始于喜悦，终于智慧。”说到底，一篇好的散文也应如此，一篇与古典诗词拥抱的散文更应如此，单有饱



满的激情还不行，单有深刻的思想还不够，首先它们必须附丽于卓尔不凡的文字，才能展现其神采风华。李元洛先生的作品硬语盘空，铿锵有力，以质感取胜。

“从古到今，官运亨通而文章不朽的究竟曾有几入？如果李白供奉翰林后从此青云直上，如果杜甫献三大礼赋后一朝飞升，他们后来的作品怎么能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对于一个民族，值得顶礼的不是帝王的陵寝，将相的门第，官员的高位，富豪的财宝，而是千秋盛业的文化和光照百代的文学星斗。……一千年后，和李贺同时的帝王将相达官贵人富商巨贾都到哪里去了？一抔黄土，蔓草荒烟，长满莓苔的名字只能到尘封的史册中去翻寻，往日的炙手可热气焰熏天，顶多只剩下墓前零落的石人石马的冰凉冷寂。而李贺，他扩大了唐诗的边疆，成为自己的国土的无冕之王，他的洗净俗调炫奇翻新的诗歌，至今仍活在众生的心中和代代相传的记忆里。”（《唐诗之旅·骏马的悲歌》）

“杨广当太子时，为了杨家的天下和自身的登基还算有所作为，在扬州胡天胡地时，也并非没有自知之明，他常照镜对萧后说：‘我这颗好头颅，不知会被谁砍掉？’而好舞文弄墨的他所作的《索酒歌》，似乎也一诗成谶：‘官木阴浓燕子飞，兴衰自古漫成悲。他日迷楼成好景，宫中吐焰变红辉。’他在扬州所建的‘迷楼’，后来在兵乱中果然可怜一炬，顿成焦土，那熊熊的火焰是为他送葬的挽歌。明知会杀身亡国，但却仍然在荒淫奢侈腐败沉沦的道路上一路走到黑，高度集权毫无监督腐化堕落就免不了败亡。这，也算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绝唱千秋·烟花三月下扬州》）

这两段文字非常洗炼，雅气之中潜藏劲气，如同引满的弓弦，让人感觉到它内在的张力。有张即有弛，幽默无疑是文学语言最佳的润滑剂，对于较为凝重的大块文章而言，它的作用尤其突出。读过“三旅”之后，细心的读者将不难发现，书中酸甜苦辣诸味的幽默一应俱全，我最看重那含泪的笑。

“烟票可买的烟只有一种，即上海出品的‘勇士牌’，一角三分钱一包，人都饿成奄奄一息的‘病夫’了，却可以抽气冲斗牛的‘勇士’。烟云吞吐竟聊胜于无，不知是故作多情的自嘲，还是事有巧合的反讽？饥饿填满了每一个白天和长夜，辘辘的饥肠饿成了瘦瘦的鸡肠。”（《唐诗之旅·青海青》）

李元洛先生的散文引人入胜的妙处很多，总之不离一个“实”字，实有其才华，实有其识见，实有其风骨，实有其良知，真可谓“文章不写半句空”。读这样的散文，你或许会忍不住由衷地赞叹：只有它们才般配得上那些

元曲之旅

千古流芳、至今余香在口的经典诗词！

我生也晚，李元洛先生长我二十八岁，平生风义兼师友，多年以来，我们切磋文字，议论古今，臧否人事，深相契合。当四部皇皇大著即将付梓之际，李先生嘱我作一短序。论文坛资历，我固然愧不敢当，论多年交谊，我则不遑多让，何况这既是李先生的厚爱，无疑也是我的光荣。

好书最能养目，也最能养心，愿读者朋友们的慧眼和慧心有福！

2004年盛夏于长沙梦泽园



目 录

- 诗人的自画像 / 1
- 小漂泊与大漂泊 / 11
- 诗国神偷手 / 18
- 鸣冤诉屈的恨曲与悲歌 / 29
- 黄钟大吕 / 38
- 浩然正气 / 45
- 石破天惊 / 51
- 西北与东南 / 58
- 异数与奇迹 / 67
- 骗你没商量 / 74
- 财神爷与孔方兄 / 81

- 柴米油盐酱醋茶 / 88
- 与狼共舞 / 95
- 生存还是毁灭 / 104
- 臣妾与怨妇 / 116
- 末世文人的英雄情结 / 125

元曲之旅

悲怆的豪放 / 136
丧钟为谁而鸣 / 145

翠袖佳人 白雪阳春 / 159
异性之情与同好之谊 / 175
花开三朵 / 175
春兰秋菊不同时 / 187
桃李东风蝴蝶梦 / 197
好花行到半开时 / 207
语言艺术的奇葩 / 214
美如缤纷的礼花 / 223
缪斯的点金术 / 231

后记 / 240



诗人的自画像

—

现在的许多歌星影星与文星，以及随影视传媒的发达而新兴的节目主持人，都热衷于写“自述”或“自传”，这本也无可厚非，但有的人往往还免不了要大张旗鼓地宣传炒作，或搔首弄姿地签名售书。美国的幽默作家罗杰斯就曾经说过：“要令人国破家亡，什么都比不上出版回忆录更厉害。”这话虽然有些危言耸听，但也可见他对于某些回忆之录颇有微辞，下引的他的话可作进一步证明：“当你记下自己本来应该做的好事，而且删去自己真正做过的坏事——那，就叫回忆录了。”在今日众多的“自述”与“自传”中，有哪一篇可以企及陶渊明《五柳先生传》的清华脱俗？有哪一部可以比得上法国作家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的深沉博大、文辞优美？又有哪一本可以望见法国启蒙运动三大领袖之一的卢梭披肝沥胆灵魂自省的《忏悔录》的背影呢？有的人本来污点斑斑，硬伤累累，却还要自鸣得意，自我吹嘘，文过饰非，甚至对批评者谣诼报复，不是要引领读者尤其是年轻的读者向往圣洁的天国，而是使他们在弄虚作假的泥沼与世俗名利的欲海中迷失沉沦。

“自述”或“自传”，我国古已有之。追本溯源，正式拥有发明权的应该是中国史学与历史文学的开山祖师司马迁。唐代刘知已在《史通序传》中认为，《史记》末篇有“太史公自序”，“自序”之名乃立。我以为，“自序”亦同“自叙”或“自述”，即叙述自己的生平行事的文章。芸芸众生都有表现自己

元曲之旅

的心理需求，何况是文人？更何况是文人中以抒情为主要职责的诗人？“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屈原在《离骚》的开篇，即叙述了自己的家世与生年；魏晋南北朝时期，阮籍嵇康等诗人那些题为“言志”、“述怀”的作品，也颇有自述的意味；“甫昔少年日，早充观国宾。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杜甫的《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就有许多自传的因素；“酒瓮琴书伴病身，熟谙时事乐于贫。宁为宇宙闲吟客，怕作乾坤窃禄人。诗旨未能忘救物，世情奈值不容真。平生肺腑无言处，白发吾唐一逸人”，晚唐杜荀鹤此诗即以“自叙”为题，其中的“宁为宇宙闲吟客，怕作乾坤窃禄人”，今日的芸芸众生与熙熙众官，有多少人能够想到和做到呢？

时至元代，一方面是科举制度已经崩盘，元代统治者执行的又是民族歧

视政策，一般的知识分子不是前程光明而是前途无“亮”，他们难免不平则鸣；另一方面，马上得天下的元蒙统治者的言论政策相当宽松，许多人又根本不识汉文，终其一朝基本上没有什么文字狱。例如元蒙皇帝的诏书，多有“怎生、奏啊、那般者”等蒙文直译体套语，至元三十一年，江南盐官县学教谕黄谦之书生积习难改，写了一副春联“宜人新年怎生叹，百事大吉那般者”，被人检举告发，这种在明清时代视为大逆不道必



元杂剧壁画



至灭族的犯上之罪，当时肇事者也只得了个“就地免职”的处分，吃饭的家伙还是安然无恙。因此，文人们虽然怨怨愤愤，但却不必战战兢兢，不必担心头顶上有一把什么斯摩达克斯之剑会随时轰然落下，所以他们能相当自由地不平而鸣，而直抒胸臆的“自述”之类，就是“鸣”的最直接最痛快的方式。于是，八百年之后，我们还可以坐直通快车，从时光隧道里直达元朝，和一些元曲家作面对面的灵魂的交流与对话。

二

如果以出场年代先后为序，第一位当然是大名鼎鼎的关汉卿。关汉卿是元代名副其实的卓然大家，不像我们今日的文坛艺苑，许多“大家”都有不少水分，而且是当代人或零售或批发地现封，没有为后代和历史所重认并承认。关汉卿向来被列为“元曲四大家”之首，即今日所谓之“首席”，元末熊自得《析津志》说他“博学能文，滑稽多智，蕴藉风流，为一时之冠”，可见他是一位集剧作家、导演、演员于一身的全才型大艺术家。真要向八百年前的元蒙统治者遥致感谢之情，正是由于他们的既定方针，迫使知识分子提前作了地位仅高于乞丐的“臭老九”，他们走投无路，一部分人便深入生活到市井与勾栏，与娼优乐伎为伴，和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弱女子小人物一起，共同创造了元曲的辉煌。更要感谢的是元蒙统治者宽松达于极限的文网，让元曲家们的愤懑得以抒发，牢骚得以倾吐，个性得以张扬，不像有的朝代，既不准“乱动”，又不准“乱说”，既没有活路，又万马齐喑，如同鲁迅所说，是严丝合缝不见天光的一间黑屋。

我现在已无法和关汉卿万人丛中一握手了。我当然不是时下的什么“追星族”，但如果能当面采访，自然会对他的作品有更直观的了解和更深入的理解，会零距离感受到他纵横的才气、白眼王侯的傲气和火山般在他胸中燃烧奔突的不平之气。而现在，这一切都只能到他的作品中去追寻了，特别是他的代表作之一的《不伏老》。

《不伏老》是一阙自白与抗争的交响曲。第一支是全诗的序曲：“攀出墙朵朵花，折临路枝枝柳。花攀红蕊嫩，柳折翠条柔。浪子风流。凭着我折柳攀花手，直煞得花残柳败休。半生来折柳攀花，一世里眠花卧柳。”时间词是“半生”与“一世”，关键词是“浪子风流”，而句句则不离“花”与“柳”二字，读到这里，读者可以说是未见其人先闻其声。

元曲之旅

第二支〔梁州〕是全曲的展开，“我是个普天下郎君领袖，盖世界浪子班头。愿朱颜不改常依旧。花中消遣，酒内忘忧。分茶，搯竹；打马，藏阄。通五音六律滑熟。甚闲愁到我心头？伴的是银筝女银台前埋银筝笑倚银屏，伴的是玉天仙携玉手并玉肩同登玉楼。伴的是金钗客歌金缕捧金樽满泛金瓯。你道我老也？暂休。占排场风月功名首，更玲珑又剔透。我是个锦阵花营都帅头，曾玩府游州。”此曲毫不虚饰地自夸自赞。以前每读李太白《与韩荆州书》和《上安州裴长史书》等文，他自称“虽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我总是为诗仙的豪气干云而击节叹赏，又为他的怀才不遇而扼腕叹息。关汉卿的〔梁州〕内涵与情调虽然不同，李白是想出仕而致君尧舜海内清一，关汉卿是无仕可出而“花中消遣，酒内忘忧”，但他们都是大才子而同命运，其悲剧奏的是基调相似的旋律。

第三支〔隔尾〕是过渡也是反衬：“子弟每是个茅草冈、沙土窝初生的兔羔儿乍向围场上走；我是个经笼罩、受索网、苍翎毛老野鸡蹉跎的阵马儿熟。经了些窝弓冷箭镞枪头，不曾落人后。恰不道‘人到中年万事休’，我怎肯虚度了春秋？”“月过十五光明少，人到中年万事休”，应该是元时的俗语吧，元人杂剧和散曲中多有引用，元人无名氏《朱砂担》楔子：“急急光明似水流，等闲白了少年头。月过十五光明少，人到中年万事休。”尚仲贤《柳毅传书》一折：“教子攻书志未酬，桑榆暮景且淹留。月过十五光明少，人到中年万事休。”关汉卿在《蝴蝶梦》的楔子中也曾经写道：“月过十五光明少，人到中年万事休。儿孙自有儿孙福，莫为儿孙作远谋。”他在自叙的《不伏老》中单引此句，可见此曲已是他人过中年的晚期作品，也更充分地显示了他不肯休也即不伏老的精神状态。

如同绵延起伏的群山即将捧出它峻拔的顶峰，好像奔流的江河在出海处要卷起洪波巨浪，《不伏老》全曲将终，也奏响了最精彩的尾声：“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恁子弟每谁教你钻入他锄不断、斫不下、解不开、顿不脱、慢腾腾千层锦套头？我玩的是梁园月，饮的是东京酒，赏的是洛阳花，攀的是章台柳。我也会围棋，会蹴鞠、会打围、会插科、会歌舞、会吹弹、会咽作、会吟诗、会双陆。你便是落了我牙，歪了我嘴，瘸了我腿、折了我手，天赐予我这几般儿歹症候，尚兀自不肯休。则除是阎王亲自唤，神鬼自来勾。三魂归地府，七魄丧冥幽。天哪，那其间才不向烟花路上走！”直抉肺腑，毫无粉饰。明代贾仲明《凌波仙》追挽关汉卿说：“珠玑语唾自然流，金玉词源即便有，玲珑肺腑天生就。风月

情，忒惯熟；姓名香，四大神州。驱梨园领袖，总编修师首，捻杂剧班头。”其实，关汉卿早就用自己的《不伏老》，为自己描绘了这样的自画像，也是用第一人称的方式，塑造了元代社会特有的市民化了的“书会才人”之形象。“尾声”的首句本为七字句，按常规应为“我是一粒铜豌豆”，而关汉卿加了十六个衬字，使之成为二十三个字的长句。这一铿铿锵锵澎湃澎湃、气冲牛斗响遏行云的千古名句，表面玩世不恭，颇为“嬉皮”，内里表现的却是作者倔强的不屈从既定命运的性格，对黑暗现实的不满和反抗，在玩世的放浪不羁中，迸发的是意志的自由与生命的力量。《不伏老》，是苦难时代知识分子自侃自嘲的悲怆之歌，是艰难时世中杰出之士貌似放达实则苦痛的奏鸣曲！

三

可以和关汉卿一较短长的是乔吉。关汉卿一曲既罢，他便接踵而来引吭而歌。

乔吉乃山西太原人氏，无意功名，终生潦倒，放情山水，流落漂泊江湖四十余年，足迹遍及江南。大概是西湖山水可以给他这位失意者以心灵慰藉吧，他最后选择了杭州作他的终老之乡。其散曲通俗质朴与典雅工巧兼而有之，多愤世嫉俗之作，也善于描摹男女艳情，这既是多情文人的强项，也是元代多愁文人的别有情怀。其散曲与张可久齐名，明清人视为元散曲两大家，合称“张乔”或“乔张”。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戏剧创作理论上，他对于文章的内容与结构曾提出过一个十分精到的见解，至今仍为作家和学人乐此不疲地引用，这就是“凤头、猪腹、豹尾”之论，不过，有的人引述这一名言，往往还不知这一重要的知识产权应归乔吉所有。

乔吉有多篇“自叙”与“自述”之作，以今日的文学理论语言，应属于所谓“表现自我”之列。中国文学的特质之一，就是长于言志抒情，重在表现自我，何况是乔吉这种多情多感多愁多病的诗人？他的《自叙》写道：

华阳巾鹤氅蹁跹，铁笛吹云，竹杖撑天。伴柳怪花妖，麟祥凤瑞，酒圣诗禅。不应举江湖状元，不思凡风月神仙。断简残篇，翰墨云烟，香满山川。

羡仙慕道，流连于清高绝俗的音乐，徜徉于清幽绝胜的山水，寻花问柳，遨

元曲之旅

游江湖，除了在歌伎那里寻求精神的愉悦与安慰，就是和痛饮狂歌的酒徒超然物外的诗人在一起。自许为“江湖状元”是不应科举的，自鸣为“风月神仙”是不思世俗的，这既是对封建时代热衷于功名利禄的读书人的热讽冷嘲，也是乔吉的自我形象的传神写照。“翰墨云烟，香满山川”，他对自己有充分的自信。其人虽已歿，千载有余情，他的《金钱记》、《扬州梦》等三种杂剧，他的二百多首小令，十一套套曲，不是流传到了今天吗？作家的身份证是作品，他的通往后世的通行证则是优秀的或杰出的作品。今日某些热衷于级别、奔兢于仕途的官人不必去说了，某些文人竟然也颇有官瘾，不是呕心沥血地经营自己的作品，而是一门心思想“捞过界”，去官场分一杯羹，至少也要在半衙门化的文场捞个一官半职。“诗好官高能几人”，唐代的徐凝在《夜宿玉泉寺》一诗中早就如此说过了，今日如上所述的文人，他们也许会得到一些世俗的虚荣，但他们在文学事业上能有多大的出息和建树呢？

俗云“可一而不可再”，但乔吉却一而再再而三地坦露自己的灵魂，如他的另一首《自叙》：

不占龙头选，不入名贤传。时时酒圣，处处诗禅。烟霞状元，江湖醉仙，笑谈便是编修院。留连，批风抹月四十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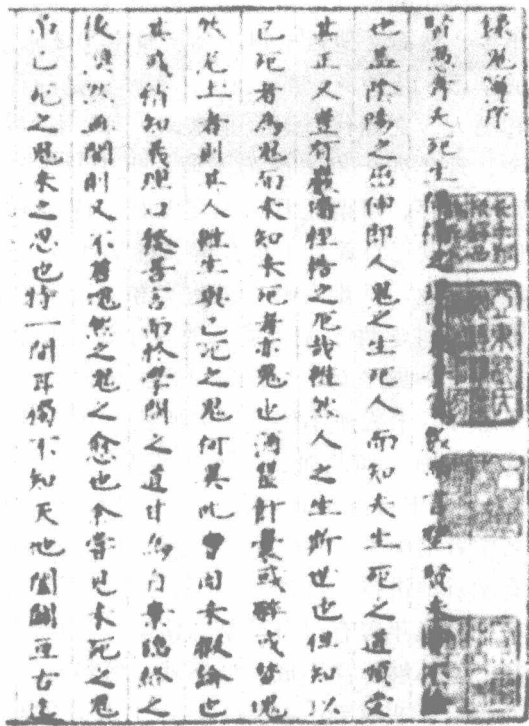
这是乔吉的晚期作品，近似于今日的“年终总结”或“生平简介”，有“批风抹月四十年”可证。乔吉在一首词牌为“满庭芳”的《渔父词》中，就曾自称“名休挂齿，身不属官”，正是如此这般的生涯的自我写照。“烟霞状元，诗酒神仙”，可以和《自叙》中的“不应举江湖状元，不思凡风月神仙”互参，而他的诗酒自娱放浪不羁，也正是对传统士人生活方式与人生道路的否定，显示了他对蜗角浮名蝇头微利反其道而行之的精神力量。批风抹月四十年啊，有的人可能无一篇甚至一字传世，但他却留下了许多作品，让后人琅琅成诵而口颊生香！

钟嗣成为乔吉写的《凌波仙》吊词，说他“平生湖海少知音，几曲宫商大用心”，他的知音今日已数不在少，而他的曲子弦内与弦外之心意，我们今日也可以一一领略。元代有位回族作家名阿里西瑛，隐居江苏吴城（今吴县）东北隅，号其所居为“懒云窝”，并有〔双调·殿前欢〕《懒云窝》三首，一时和之者众，贯云石、卫立中、吴西逸皆有和作，乔吉同声相应，竟然和了六首之多，其中之一是：“懒神仙，懒云窝中打坐几多年？梦魂不到青云殿，酒兴诗颠。轻便如宰相权，冷淡如

名贤传，自在如彭泽县。苍天负我，我负苍天！”[双调·殿前欢]《阿里西瑛号懒云窝自叙有作奉和》。结尾何其沉痛，古往今来所有壮志不酬未能实现生命的应有价值者，真可以同声一哭！然而，苍天虽然有负于乔吉，乔吉毕竟未负于苍天，他的许多作品不是传唱至于今日吗？对于一个作家而言，这就是时间这位真正权威的决审对他最大的褒奖与安慰了。

四

如同钟嶸的《诗品》之于诗歌创作，元代的杂剧家、散曲家复兼戏曲史学家钟嗣成，其《录鬼簿》二卷于元曲创作也具有不可磨灭之功。钟嗣成是否钟嶸的后代，这已经无可查考，但一前一后的二钟都同出一“钟”，凡是姓钟的读书人都可以引以为荣。钟嗣成是大梁（今河南开封）人氏，他“屡试于有司而不遇”，“从吏则有司不能辟”，终生潦倒，以布衣之身流寓杭州，与同时代的许多杂剧、散曲作家如曾瑞、周文质等人以及一些艺人广有交往，其《录鬼簿》著录由金末至元末诸宫调、杂剧、散曲作家共152人，杂剧名目400余种，是最早也最完备的元代戏曲史料之集成。有如一座档案馆，走进扉页建就的大门，今日的学人可以登堂入室翻阅他们所需的资料，与前人作隔世之谈；又好似一座回声谷，你刚刚来到谷口，就可以听到八百年前的人歌人哭和弦索锣鼓的协奏之声。



天一阁蓝格写本正续《录鬼簿》

元曲之旅

钟嗣成除了自己潜心创作，他还立誓要为“门第卑微、职位不振、高才博识”而又“湮没无闻”之士树碑立传。他说：“方今已亡名公才人，余相知者，为之作传，以〔凌波仙〕吊之。”他历时十年二易其稿，才完成这一巨著。因为和钟嗣成同病相怜也同好相怜，他的巨著才使元曲家们集体复活，成为不死之魂而光耀史册，而有元一代的曲家，应该集体倡议为他树一座铜像或纪念碑。钟嗣成之后的曲家周浩，就有一首〔双调·折桂令〕《题录鬼簿》：“想贞元朝士无多，满目江山，日月如梭。上苑繁华，西湖富贵，总付高歌。麒麟冢衣冠坎坷，凤凰台人物蹉跎。生待如何？死待如何？纸上清名，万古难磨。”这可说是他叙与他传，出自他人的手笔，而钟嗣成的〔南吕·一枝花〕《自序丑斋》就是自叙与自传了。钟嗣成自号“丑斋”，而他这支曲子又专门往自己的脸上抹黑，故后人真以为他长相丑陋，不讨人喜欢，这未免过于胶柱鼓瑟，或者说不太懂得现代美学中的“以丑为美”的法则了。

唐代的柳宗元年方弱冠即中进士，诗文为天下翘楚，其智商当高出中人不少，然而，他贬永州十年，筑室于溪水之旁，却命溪水之名为“愚溪”，他的“愚”与钟嗣成的“丑”，实际上是一种正话反说的反讽，比正言更为有力和动人。在当代，老舍是幽默大师，他所作《自传》如下：“舒舍予，字老舍，现年四十岁，面黄无须。生于北平，二岁失怙，可谓无父；志学之年，帝王不存，可谓无君。无父无君，特别孝爱老母，布尔乔尼之仁未能一扫空也。幼读三百篇，不求甚解。继学师范，遂奠教书匠之基，及壮，糊口四方，教书为业。甚难发财，每购奖券，以未得彩为荣，示甘于寒贱也。27岁发奋著书，科学哲学无所懂，故写小说，博大家一笑没什么了不得。34岁结婚，今已有一男一女，均狡猾可喜。闲时喜养花，不得其法，每每有叶无花，亦不忍弃。书无所不读，全无所获，并不着急。教书作事均甚认真，往往吃亏，亦不后悔。如此而已，再活四十年，也许能有点出息。”可惜可叹的是老舍“文革”中自沉于北京后海，我们无法看到他自传的下文。启功先生是当代的名学者书画家，我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就读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时，忝列门墙，有幸听他讲授《红楼梦》，私心自喜不幸看到他沦为右派，为之叹息。劫后余生，他晚年曾有《自撰墓志铭》：“中学生，副教授。博不精，专不透。名虽扬，实不够。高不成，低不就。瘫趋左，派曾右。面微圆，皮欠厚。妻已亡，并无后。丧犹新，病照旧。六十六，非不寿。八宝山，渐相凑。计平生，谥曰‘陋’，身与名，一齐臭。”启功先生自称是“胡人后裔”，所作是“胡说”，但从上述自叙中，我们看到的难道不是含泪的笑和反语中的正言吗？